

无望世界里的可见与不见

——赵峥嵘的视觉走读

The Visible and Invisible View in a World of Hopelessness
——Review on Zhao Zhengrong's Artworks

胡斌 Hu Bin

有人曾说：“有耐性的艺术批评家必须‘跟随’艺术家一段时期，然后才可以发现其作品发展演变的脉络。”然而，我走近艺术家赵峥嵘的创作却是跳跃性的，因此，我对其创作历程的追溯也许只能算得上一次个人视角的断断续续的漫散述说。

不知从何时起，赵峥嵘的创作便处于紧张、焦虑、亢奋与颓丧等多种情绪交叠的状态。也许是由行于绘画之路时的踌躇满志转换至意识到绘画之难的那一刻开始的。当然，这种难，也是缘于他将绘画这件事看得很重。接受严格的写实主义教育的他，在进行硕士毕业创作的时候，毅然选择了一种试图打破自己以往视觉经验和表现手法的方式来进行表达。组画《襄阳路》，虽然呈现的是其所熟悉的上海的一条繁华商贸街的情形，虽然也有那些影影绰绰的人群和货品，但是通过滴洒的颜料和涂抹的笔痕，已经变成了遥远和混沌的影像，而弥漫其间的是那一个人孤寂行走的精神旨趣。这组画成了他创作历程中的一个节点，似乎意味着他以后的创作都沐浴了某种独行客的悲情气氛。

其后，他来到广州美术学院任教，托身于远离市区的大学城，这里与车水马龙的市井生活绝缘，与此起彼伏的艺术热潮好像也关系不大，他似乎也因此丧失了和外界人群交往的热情，习惯了日复一日的默默劳作，但是他从骨子里并不甘于和乐于这种平淡生活，他觉得自己正在变得迟钝和麻木，他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和挫败感。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失败”又是他选择的，因为，很显然，他知道那些“成功”的做法，但是，某种执拗的性格和知识体认让他如此，他以退为进，让自己的“皮囊”呈现出最了无生趣的

状态。迟钝、麻木、缓慢、孤独、失败……是经常出现在他的写作文本中的词汇；而在此时的创作，也多以“简单生活”命名。

但是，倘若你面对他那些作品，你便知道其内里所潜藏着的欲望和心性的阐发。那些貌似针对某一特定时刻的景致或气氛的场域，在其笔下均转化为上半部是天空，下半部则有着杂木丛生、人迹混杂，或溪涧穿行、火山熔岩喷涌等复杂意象的恒定构图。他似乎将潜意识里的混合思绪控制在欲发未发的临界状态，一旦决堤而出将形成泛滥开来之势。这种看似稳定而实际蕴涵着潜行的激荡冲流的意象无疑映射出他内心的沉郁和激情，他是在朴素的材质语言和油性挥发之中体验“一种疯狂创造的自由”，回味心灵幽暗处神秘闪现的遭遇。也许这就是他所寓示的“简单生活”的秘密，在复杂的况味中沉顿而又散布着一引即发的危险因子。

然而从2010年中开始，他的创作图式有了较大的变化，他开始集中于大多为城市鸟瞰图的、有如电影航拍镜头一样的画面，密集耸峙的楼群和灯光闪烁的夜色成为被描述的主角。他将这一延续至今的系列作品称为《再见！上海》系列。这样，他的作品似乎有了具体的针对性。如果说原来是意识流式的独语，那么现在则指向了对某一记忆之城的回想，他自己也说，现在内心里关于上海的城市记忆变得越发强烈、深刻。从个体来说，作为上海人，曾经历上海、杭州、北京这些繁华之都的不断迁移，现又常年往返于上海市区与广州远郊之间，这种往昔追想可能成为一种渐行渐远却又难以摈灭的意念，隐去的不是那种城市生活的浮华，而是一种过往的生活经验以及精神承载，就在这想见和不见之间升腾起一股别离之



此刻，你的面容早已隐退 布面油画 赵峥嵘

恨。从宏观角度来看，这无边际的城市景观成了他指对的无望的世界的表征，城市有如无限扩张的怪兽，我们的欲望随着其魔爪延伸，这里寄托着我们的喜怒哀乐，我们在这被控的爱恨交织的怪网中沉沦，身心跌宕起伏，灵魂却无法安顿。从“再见！上海”这样的短句中，我竟然体会到类似“再见！列宁”式的对一种意识形态的悲喜交加的惜别；宏阔的俯瞰画面也在塑就一种上帝之眼的审视观感。

只不过我们要知道，在此，上海仍然只是他情感和思想发酵的一个介质，上海在画面里只是一幕布满各种印痕和污渍的模糊影像。他在上面还近乎涂鸦式地勾画了很多游离飘散的头颅、肢体以及可辨与不可辨的字符，这些涂鸦并没有植入到城市空间中，而是像图绘在一面镜子上一样遮挡了我们观看背后城市空间的部分视线。城市景观的挥洒与略带戏虐感的涂鸦构成两个不同的场域，在画面形式上，两者形成左右互搏的拆建关系；在思想内涵上，他正是通过这样的幻境将无望世界里可见的物质形廓与不可见的精神私语并置了起来，由此也拓展了较之以前更丰富的思维面向；在情感传输力度上，他似乎嫌那黑魃魃的本就带有强烈的涂抹感的城市描绘还不够直接，辅以涂鸦，他对于个体、都市乃至整个社会的悲剧情绪泛滥开来。

读读这样的句子吧！“当然，我承认自己是失败的，不管自己是多么的坚持与努力，这注定了是一个悲剧的命运，因为我们身处这个悲剧的时代。现实生活中的‘异化’处境使我感到时时处于丧失自我的悲哀和寻找自我的失败之中。”他是如此不厌其烦地说到

自己的无助和对于这个世界的厌弃。从他画面的标题也可以看出，他渲染的是一种置身瞬息万变、不可捉摸的时代语境底下对于永恒、激情、灵魂、冥想领地的一种渴望，借着夜色的笼罩，他悱恻缠绵于这些念想，惆怅满怀。也许我的这些描述过于文学化，然而艺术家本身就十分着迷于以滴洒揉擦的画面来反复吟唱他心中的那首诗。他钟情于那种草草写就壮阔幻景的笔致和诗画和唱的狂逸之情。

在日趋观念化和格式化的当代绘画界，叙述、抒情、自由书写这些带有太多暧昧不明的因素和易于与既往艺术取向相混杂的表达难以被人所快然接纳。这也许是艺术家要反复声称自己作品“不写实、不抽象、不当代”，以表示出与时下各种潮流决绝姿态的原因。实际上，他的绘画没有那么多主义分野，他就是将绘画当作肉身与精神锤炼的靶子，将所有的个体的、社会的观感和情绪都倾泻在上面，于是我们看到那孤寂迟钝的表皮底下的内核；同时也从这西西弗斯式的劳作过程中感受到一种网络化、严密化艺术环境中难得的灵肉颤动。